

舞娘与油菜花

华明玥

小院里，自家种的小青菜，在这个温暖的季节抽薹、开花了，明亮的油菜花装点了小小的院落，这是春天最热烈的花朵，蓬松、明亮、灿烂，就像星星点点的阳光本身。

周末，用剪刀剪了一些油菜花，将它们打成螺旋形的花束来插瓶，只这一束旋舞的花，似乎就在这深色的实木家具间，在这质朴的大桌上，点亮了一盏灯。是的，花朵在歌唱、在旋舞、在打着响指，在尽兴释放生命的热情，似乎在邀请同行者，邀请舞伴……于是，在它面前，放了数年前西班牙旅行时购买的瓷质弗拉明戈舞娘，这是一个舞姿优美的小人儿，身高比这一束油菜花还要矮一些，她挽着发髻，双手拎起玫红色的大摆裙，表情沉醉又甜蜜，正在扬起脸，嗅闻伸展到她面前的那一朵油菜花，大摆裙上的水钻装饰在闪闪发光。

这位玲珑俊秀的舞娘，把我带回西班牙的小酒馆中，带回那



山峦 李昊天 摄

个近距离观赏表演的夜晚。是的，真正的弗拉明戈舞者，经常是在结实的实木饭桌上跳的，那才是他们即兴表演的舞台，尤其是女性舞者，她们不断地昂头、回首、抬高双臂，双手打着响板，手中的响板追随着她的舞步铿锵，似乎在代她述说内心的沧桑往事，她爆发性的足部动作与柔

美的手臂造型，精准地传递人类复杂多变的原始情绪，让身体成为酝酿诗歌的容器。这种表演，看一次，一生难忘。

那一天，我记得，西班牙弗拉明戈舞娘的发髻上，也插着明亮的、原野上的油菜花。油菜已经开满了欧亚大陆，而真正的浪漫主义春风，从未停歇。

老朋友

叶静

从未见过这样的月亮。

茸茸的一大团，像是蒙了一层纱，只露出模糊的影子。忽然，那茸茸的一团分裂成几小团，摇摇晃晃，围着中间的一团旋转，瞬息，又恢复成原来的模样。

莫非撞见了奇特天象？

一个五六岁的小姑娘，骑车从我身边风一样滑过，突然刹车停住。

“今晚的月亮到底怎么了？”

“这不是月亮。”女孩的语气很坚定。

“那是人照到天上的光？”

“人类没有这么强大。”

她沉稳而坚定的语气，像个大小人。我刚想和她再说几句，她的母亲在叫她，她很快滑进夜色里。

我还愣在原地。那团茸茸的光圈，还在天上旋转，摇摇晃晃，似在俯视人间。

一个路过的男人说：“是山谷那边照过来的光。”山谷在几十公里以外，那里的灯光可以射过来？想不明白。但我怎么会想着是月亮？竟没有有一个小孩清醒。成年人在人间摇摇晃晃地活着，眼睛被蒙了尘，看世界的眼光也就变了。

草丛里有窸窣窣的声响。一只橘黄的猫钻出来。我喊它小橘，它摇摇尾巴，没朝我走来。有点儿怪了，平日里小橘听到我的脚步声，老远都会跑来，今天我再次唤它，它依然不动，目光看向别处。再低头细看，它的脸

偏长，不是小橘。

在草地上走了一阵，一团橘黄的影子从远处奔来。这才是我熟识的小橘。我唤一声“小橘”，它一边跑，一边发出“喵喵”声。它的肚子很大，竟然当妈妈了。几个月前刚遇见，它还只是一只小奶猫。猫的一生，太过匆匆。一只野猫带着孩子存活下来，要面临多少风霜雨雪？

我低头告诉小橘，让它待在这里，我一会儿就来，不知道它听懂了没有。去超市买了火腿肠回来，小橘不见了。我大声喊它的名字，灌木丛里有细碎的声响，小橘在夜色里朝我奔来，肚子摇摇晃晃，是几个小生命在摇摇晃晃。

小橘匍匐在我的脚边，像个听话的孩子，慢慢地吃着火腿肠。草丛里又有一只狸花猫和小黑猫在探头探脑，我唤它们，它们趴在原地，一动不动。丢了几团火腿肠过去，它们依然警惕地蹲在原地，我刚想靠近一点，它们一扭身，钻进草丛了。

小橘有四兄妹，一只“三花”，一只“怪脾气”，还有一只“小媳妇”，都是我命名的。小橘看样子是老大，守护着自己的领地；怪脾气凶悍，一看到猫粮就抢着吃，不让其他兄妹靠近；三花和小媳妇温顺，特别是三花，我每次喂它，它都吃得很慢，它想和我亲近，却又不该，远远地“喵喵”几声，在地上打个滚，又迅速站起来，有些

不好意思的样子。

初遇小橘兄妹，它们才两三个月大。之后，它们各自成家，守着自己的领地。三花和小媳妇的领地紧挨着，还在原来的“家园”旁边。怪脾气不知去了哪里。再见小橘时，它的腿瘸了，听到我们的脚步声，会一瘸一拐地从草丛里钻出来，发出沙哑的“喵喵”声。三花和小媳妇都当了妈妈，各自生了一群孩子。它们的孩子都长大了。

前些天，下着小雨，小区里没有什么人。石板湿漉漉地泛着光。我和先生走在路上，心想，今晚会不会遇到它们？

草丛里果然探出一个身子，是三花，声音低低的，湿漉漉的，像是受了委屈。身后跟着它的两个孩子。三花还是从前的模样，毛色顺滑，眼神怯怯，只是鼻尖沾了一星泥。我们唤它，三花低低回应，在我们身前蹭了几圈，在石板上打了个滚，又迅速爬起来，还是有些害羞的样子。它的孩子在不远处翘起尾巴，也是欢欣的样子。难道知道我们是它们妈妈的“老朋友”？

我们将猫粮、罐头放在地上，三花闻了闻，舔舔舌头走到旁边去了，它的孩子凑过来，大口大口地吃。我们在旁边又洒了些猫粮，三花这才凑过来，慢慢吃起来，声音很轻，很细，像雨丝落下来。

池塘有魂

司舜

真心佩服勤劳的祖先，他们爬山涉水而来，披荆斩棘营造家园，不仅用肩膀挑起高高的屋墩，还将深挖的池塘做成泽润后世的“聚宝盆”。一年四季，塘口最美，太阳将出未出之时，塘面笼罩着一层轻纱，村妇在塘边洗衣或淘米、看景，成为村庄美丽灵动的标记。

祖先来自数百年前的后湖丘陵，那里贫瘠而荒凉，很多家族处于原始状态，很难自给自足。乾隆后期，朝廷在闭关锁国中鼓励自由垦荒，推行“摊丁入亩”，即让人工税摊入地亩，此举减轻了无地少地农民的负担，使得备受饥荒困扰的先民看到一缕曙光。土地，就如同巨大的磁铁，吸附铁一般的人。于是祖先中的一支就将目光投向大湖南岸这片荒无人烟的沼泽。

这片沼泽，古称桑落洲，曾是“一水隔两省”的一块飞地，东北岸归安徽宿松，西南岸属江西德化，地理上属于边缘地和官方“盲区”，盛世时是两不管的“化外之地”，乱世时是首当其冲的“修罗场”。

谁先抵达，谁就是未来的“土著”。这片广袤无垠的芦苇荡，新淤出的沙洲被不断开垦。一群在老家无立锥之地的先祖，建设新家园的力气无穷无尽。一把铁锹，一根扁担，一对簸箕，创造性发明了“屋场墩”的居住模式，即从平地上挖取泥土，挑运堆砌成数米高的土墩，在墩上建造房屋，而挖土后留下的深坑则自然蓄水成塘。于是，“墩上住人，墩下蓄水，塘边种地”的独特聚落景观便形成了。很长一段时间，他们如同候鸟，频繁回到原籍，呼朋唤友，分享拥有土地与收获的喜悦，再是扶老携幼逐渐定居于此。即使身份游离于正统的“编户齐民”之外，但只要拥有土地，他们毫不顾忌“流民”的名号。

就像这口池塘，可以无需命名，照样收集蓝天白云，珍藏阳光月色。想起祖先，他们从水上来，最终停在河湖如网的沃野，筑墩而居，繁衍生息，先是茅草陋舍，再是青砖瓦房，而后是楼宇别墅，不管住宅形制如何变化，村落从来都是围绕池塘和田地弥散开去。

池塘如镜，映照出村庄的沧桑容颜，池塘似眸，洞察着村庄的前世今生。盈盈碧水，波澜不惊，沉积着悲欢离合，盛满了兴衰枯荣，见证着村庄年年岁岁的人事更迭。池塘目睹着村庄的变迁，也帮着村里人洗去岁月的尘埃，洗去浮华，洗去伤痛，照见一个清晰的明天。

池塘是村庄的眼睛和灵魂，富有灵性。一腔呼唤，一声叹息，抑或是荷锄而归时哼唱的一段小曲儿，都会迅速传到池塘的“耳中”。池塘，下雨天蓄水，干旱时浇地，保障着村庄人畜兴旺，五谷丰登，给村庄带来福气和灵气。池塘滋润着土地，带来了丰富的物产。

祖先们纷纷在池塘边故去，没留下一丝涟漪。但我知道他们曾经很是费力地活着，他们的爱，从来只是露水一般的短暂，他们疲于应付的东西太多，渐渐忘掉爱情饱满的时分。

池塘有魂，塘在，村就在；水活，人就活。作为子孙，我们享受着他们开垦出来的家园，我们最需要去做的，就是像祖先一样学习如何爱，好好面对有爱的无涯岁月。

清明，一种魂牵梦绕的情绪开始弥漫。我又开始回乡，天空下起淅淅沥沥的小雨，我用手机导航了一下，池塘与我的距离，只有短短的40公里。

